

# 转水湾扶贫记

袁孝友

舒城县城西南二十里有两座山，一座叫马鞍山，另一座叫笔架山，皆因其山势而得名。两山的北面，有一座稍小的山叫弯弓山，形似弯弓射月。据文献记载，三座山中间这个地方或是皋陶封地高阳城的遗址。

发源于大别山脉万佛山的杭埠河，奔流而下，汇于万佛湖水库。自水库龙河口渠首而下，杭埠河逶迤流向东南直至巢湖。杭埠河流经弯弓山受阻，山不转水转，遂沿弯弓山的弓背绕流而过。河东这块皋陶封地，就被称为转水湾。

杭埠河遇弯弓山转弯绕行，水势变缓，河面宽阔，易于船渡，便形成了一个古渡口。上下游，左右岸，人员往来，物产交流，日久兴盛，转水湾遂成为一个热闹繁华的地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转水湾街道上有邮政所、信用社、供销社、粮站、卫生院、中小学等，成为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的中心。

跨入新世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转水湾村，虽然温饱不愁，但贫困现象依然普遍发生。直到2013年，全村608户2002人中，建档立卡贫困户还有118户371人，贫困发生率18.5%，脱贫攻坚任重道远。

2014年10月，省委编办结对帮扶转水湾村脱贫攻坚，拉开了整村脱贫的序幕。省委编办主任郭本纯带领工作队，深入调研，谋划指导，确定目标，找准路径，务求

毕其功于一役。省委编办领导班子成员和32名党员，每人包保一户贫困户，六安市委编办、舒城县委编办积极响应，支持配合，建立了“三级编办联动，五级支部共建”的党建引领脱贫攻坚机制。上下同心、群策群力，围绕“生产发展、基建保障、文明创建、民生改善”的目标，打响了整村脱贫攻坚攻坚战。

农历小满过后的某天，村民袁忠年一大早就准备下地，迎面走来了几个人。袁忠年一看，是自家结对帮扶的郭本纯主任和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同志。只见郭主任手里拎着亲自买来的肉鱼和蔬菜，笑呵呵地说：“老袁，这个周末我就在你家过了。”说着就拿起一把锄头，和袁忠年到地里种芝麻。在地里，郭主任一边挥锄干活，一边和老袁拉起了家常。家里收入怎样，老伴身体如何，子女们都在做什么，村里群众对脱贫攻坚有什么想法和要求……看上去，两人就像一家人。午饭的餐桌上，郭主任与老袁一家吃着带来的菜，谈论着村里和家庭的变化，郭主任还不时地给老袁老两口夹菜盛饭，其乐融融。老袁逢人便说，郭主任不像城里当官的，就像自家的亲弟弟一样，对我们群众亲热关心。

在郭主任示范带领下，省委编办和六安市、舒城县委编办的同志深入帮扶户，尽心尽力，真帮实扶。驻村扶贫工作队两任队长、队员，全身心投入，察民情，解民困、跑项目、拓市场，夙夜在公，乐在其中。

培育发展致富产业，是转水湾整村脱贫的重点。通过几年的奋斗，如今香椿产业成功带动全村80%的贫困户稳定脱贫，

成为一大亮点。

大力培育香椿基地。2014年转水湾香椿种植不足200亩，2019年已发展到1600亩。现在的转水湾村，庄前屋后，路边水旁，山头丘岗，香椿树或高或矮，或粗或细，一片片，一行行，修剪整齐，枝繁叶茂。每到春季，嫩芽新出，嫩黄嫩黄，香椿树下，村民们满脸喜笑，采大留小，一茬茬，一把把，直接在路边卖给商贩和加工厂。2019年全村户均香椿收入4000元，大户三四万元，香椿真正成了转水湾的“摇钱树”了。

兴办香椿酱加工厂。工作队扶持能人大户开办了“阙红香椿酱厂”，开发出了3个系列8个品种香椿酱，而且申报了绿色食品品牌。拓展市场，走进了合肥等大中城市超市，深受消费者喜爱，供不应求。加工龙头强了，收购价格高了，带动了群众增收。观组老队长程元来，71岁，与老伴种了几亩香椿，“头茬”香椿卖了2000元，“二茬”又卖了1000元，他高兴地说，香椿现在真“吃香”啊！

香椿酱厂年销售20万瓶，彻底解决了群众卖难卖不上价的问题，而且解决了20多人就地务工。文建周，文老村民组人，58岁，左手残疾，家有87岁老母亲，生活贫困。2017年到酱厂工作，负责仓储和记账，月工资2200，当年脱贫，还可就近照顾服侍老母亲。

脱贫攻坚，基础设施建设是保障。几年来，在省委编办支持和各方帮助下，转水湾的基础设施投入大、变化大。修缮加固杭埠河大桥，解决了转水湾村出行的瓶颈问题；拓宽村内道路，8个村民组7.5公里道路硬化绿化完成。电网改造，安装

太阳能路灯，方便了群众生活生产。修建了5个休闲娱乐广场、4个停车场、9个旅游厕所，建设商贸一条街、游客中心。昔日破旧散乱的转水湾，如今村容整洁、道路宽敞、灯红酒绿、农舍敞亮，基础设施配套，群众安居乐业。

香椿产业的发展，带动了转水湾村旅游的兴起。香椿示范基地观山台，现在成为香椿采摘体验、爬山观光的好去处。扶贫工作队争取项目，规划建设了爬山步道，休闲观光亭和采摘园。春夏的节假日，观山台游人如织，寂静的山林热闹起来，农家乐也跟着红火了。茶叶、茶油、粉丝、土鸡蛋等土特产，成为城里人青睐的抢手货。香椿加工厂建起了游客接待中心，参观、购物、休闲、食宿，成为转水湾村一道亮丽的风景。

扶贫要扶志，道德文化建设和乡村治理创新同步推进。在工作队和村两委的宣传引导下，办起了“转水湾村道德大讲堂”，开设传统文化讲座，为首届转水湾“道德模范”颁奖，为“转水湾志愿者”揭牌。在苏州创业有成的村民赵和武，看到家乡的变化，深受感动，主动出资邀请全村21名五保老人到“农家乐”集体过端午节。此后，纷纷效仿，至今已举办了6届，并预约到了2021年。

受到表彰的贫困户柳昌现，独自种植香椿，服侍高位截瘫的丈夫，29年不离不弃，而且培养两个孩子成人。柳昌现被评为“六安好人”。舒城县“最美家庭”。类似这样的感人事迹在转水湾受到褒奖，广为传颂，成为乡风文明的榜样。

转水湾村已整村脱贫，获得了诸多赞誉和美称，央视向全国推介，成为贫困山区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标杆。有诗赞曰：

圣人封地耸三山，公仆躬耕转水湾。践行宗旨惠民生，济困扶贫合众愿。椿树摇钱成佳话，香椿爽口有美谈。斗转星移春几度，山环水绕换人间。

清早，鸟儿比人醒的早，许多时候，烦，叫什么叫，吵人。有时候，听不见鸟叫，就像少了点什么，急切地往窗外看，哦，原来是个落雨天。雨天，人会变得懈怠，若恰逢假日，多数人倦在床上，躺得腰酸背痛的，也觉得爽快。这不，生活如鼓点催人行，能睡个懒觉，或者，一觉睡到自然醒，多美。

庚子年，多难。天气，忽冷忽热的也像病了。昨日，穿着线褂子觉得凉，今天，套件短袖还出汗，弄得人辨不出季节来。据说，早几日，南边下的冰雹有鸡蛋大，北方的雪，一夜间埋了汽车。老天作妖，病魔肆虐，参观人，心生焦虑。这不，大家都说，今年，钱难挣啊。

数日前，朋友来访，我记错了接站时间，慌忙中，穿着棉睡衣，匆匆忙忙下了楼。抬眼，艳阳高照，一阵暖风扑面而来。上了车，车内显示35度，热，瞬间，汗便出来了。打开空调，开车直奔车站。阳光下的街道，明亮，晃眼，更晃眼的是姑娘的裙子。我想，如果没有病疫，这样的日子，多美好。

朋友见了，忍不住坏笑道，三哥，你怎么穿成这样？我说，非常时期，注意保暖，若弄个感冒发烧的，病不起，穿日地难熬呢，比不得你们，一个个的，地主家里余粮多。

他们笑，七嘴八舌数落我，说我哭穷。接下来，有人打赌说，如果我现在去路边乞讨，讨得一块，他们付一百元，讨十块他们付一千元，以此类推。我想，这有何难，立刻答应了。我要求他们在乞讨过程中，不准围观，不得起哄。

为了乞讨成功，我带上了墨镜，找块硬纸板上写：江湖救急！一百元不多，一块钱不少几个字，拎着纸板和穿着棉睡衣，来到了少年宫广场。朋友们远远地跟着，笑，起哄，我撵开他们，不让靠近。

这里有一个长期乞讨的盲人，坐在马路上，脚边放着存着零钱的纸盒，一把二胡，拉得吱吱啦啦。靠近盲人，我摆上硬纸板，席地而坐，乞讨开始。很快有人围观，有人给钱，是一元硬币，掉在地上，叮当作响。我索性取下帽子，把硬币放进了帽子里，这下可好，不一会儿，帽子里便传来硬币碰响的声音，听上去，十分动人。有人询问遇到什么难事，我强忍着笑，低头不语。好在，墨镜遮着眼，不至于穿帮。居然有个姑娘温柔地说，大叔，我没带钱，你有微信么，扫下码，我转些钱给你……

朋友围着，姑娘知道是闹剧，笑得花枝乱颤。我对姑娘说了谢谢，并告诉她，长得漂亮，还这么善良，将来，一定会事事顺意。姑娘笑，她说，大叔，你拥有一个有趣的灵魂，这比什么都可贵。

有人说，忙碌，是一种伤害。眼下，最流行的说法是回归田园，还有什么诗和远方等等。其实，这只是说说漂亮话而已。六零年代出生的人，大多是从苦寒岁月里走过来的，经历太多。突然退休，或者闲下来，有太多的不适应。

数天前，在酒场上遇一老哥，算是改革开放第一批下海的成功人士，谈的投机时便感叹这一辈子，该赶上的都赶上了，如今，一个独子去了澳洲定居，儿子也算孝顺。一直要求他去澳洲小住。去年，他去了。在澳洲，他各种的不习惯，人少，大街上显得荒凉，每天除了带孙子，无所事事。一日，在超市，看见一个东方妇人，慌忙上前打招呼，没曾想，对方一张口，说的竟然是日语。当时，他内心那叫一个失望啊，恨不得立马打机票回国来。说着，他举杯，一饮而尽。他说，这酒，我戒了十年，今天，开戒。他告诉我，今天过年儿子回来了，由于疫情，回不了澳洲。他劝儿子留下来，继承家里的事业，儿子一万个不愿意。他感叹说，澳洲的生活太安逸，三十多岁的儿子，已经没了斗志。他说，兄弟呀，真羡慕你，人年轻，心也年轻，是怎么做到的。

望着他，我不禁想，如今，湖水已老，堤岸还在刮风。落日还端坐在屋顶。如果有一条干枯的小河突然来了水，最先浮起来的会是什么呢。

往前走吧，活泼泼的往前走。日子，长的是寂寞，短的是欢颜，为了一点点的喜悦，努力地往前去，为的是让欢喜的长些，再长些。

# 在人间，活泼泼的走

邱晓鸣



## 母亲的微笑

张淑清

“二十七号床打早饭了。”母亲“哎！”应了一声，擎着一张微笑如菊花的笑脸，端过一碗米粥，一碟白菜豆腐，进了病房。

从住进眼科病房那天起，母亲对每一个来访者都是微笑着，临走时不忘说一声，“谢谢你，辛苦了。”好像生病的不是她，而是别人。我知道母亲的微笑背后隐藏着多少柔弱与泪水，活到六十九岁了，母亲还是第一次住院，牵着她的手在医大一院门口散步，母亲嚼着晶莹的米光。“这么好的地方，我还是第一回住过，闺女是不是花很多钱？”我强咽下心痛安慰母亲，“不用了几个钱，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们还有合作医疗呢。”母亲停止询问，却习惯竖起耳朵听我们和医生的交谈，在住院的日子，母亲每一天都盼望出院回家。

母亲入住的是普通病房，有两张床，母亲在靠近门口的那张床，二十八床的阿姨，比母亲小三个月，她女儿在陪护，女婿是海军军官，条件优越每餐基本是从外面餐馆订做，营养价值高的饭菜，我和弟弟的意思也想给母亲增加一些补身体的饭菜，母亲吵嚷着不许出去花钱，相比之下，在外定制的要高一倍，为了不惹母亲生气，只好顺着她吃医院食堂。

我们买回水果糕点，母亲总先对二十八床阿姨礼让一番。

二十八床阿姨是白内障住了第七天就手术了，术后第二天就拆线办理出院，母亲在病房坐不住了，她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伏在窗前的栏杆上眺望家的方向，我明白她焦急的心情，已经住院一周了还在接受各种检查，她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究竟怎么了？每进行一次检查，母亲虽然表面绽放着微笑，可她的内心在激烈的挣扎，走出检查室母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咱回家吧，不做手术了，我身体没事的，别再浪费钱了。”我挽着母亲的胳膊，心灵之河泛滥成灾。

母亲对每一个为她服务的医生护士永远露着慈祥的微笑，她觉得自己不仅拖累了孩子们，还给这些人增添了负担。保洁阿姨来病房打扫卫生，埋怨我们将洗手间弄脏了，母亲不断地赔不是，事后她每天都早早去水房取来拖布将房间拾掇干净，保洁员阿姨夸母亲是个勤劳的人。

二十八床阿姨出院那天，母亲黯然神伤，念叨着，“我什么时候能做手术？”我说，“快了，磁共振结果出来就可以做了。”

五月十三号母亲终于要上手术台，母亲患得是良性海绵性血管瘤，手术的风险很大，必须要子女签字，我们一直鼓励母亲，不要恐惧，只是良性粉瘤，上了麻药就感不到疼痛了。母亲嘴上说不怕，可手术前一天，在床上闭着眼睛躺着不说话，发现我们担心了，强打精神和我们说话。

手术进行了两个小时三十分，我们迎来母亲手术成功的喜讯，那一刻我和家人喜极而泣。术后的恢复十分重要，母亲是全身麻醉，第二天才开口说话，问她疼不疼，她摇摇头说“不疼。”问她想吃点什么？她想了想说，“吃煎土豆，茄盒子。”医院附近没有卖煎土豆，五舅家的表妹自驾车坐地铁过来，捎来煎好的土豆，茄盒子，母亲吃得很有投入，赞不绝口说，“这才是家的味道，老院子的味道。”

我几个文友来探望母亲，带来的鲜花摆在床头，她爱不释手每天都端详很久，她的脸上微笑如初，母亲说，“亏欠你朋友了，以后家里有山货土味快递给他们，不还上这笔良心债，咱丢了做人的本色。”

熬到第二十天，母亲望穿秋水等的来了出院通知，经过芦苇教授的复查，恢复很快也很好，母亲微笑着握着芦苇教授的手，一个劲的说，“姑娘，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健康。”母亲第一回在芦苇教授面前哭了，在经历了长达一个月的住院治疗都不容易落泪的母亲，哭得稀里哗啦，她的泪是对生命的一种感动，是对医生的一份感恩。

回到阔别已久的老宅，母亲孩子似的张开双臂拥抱着她亲手栽植的苹果蔬菜，她养的鸡鸭猪狗，她的桌椅炕柜，还有伫立在风门口的我头发白的父亲。

人生只有在历经挫折与磨难之后，才会意识到活着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父母健康是儿女最大的幸福。

珍惜父母在的岁月，用一个平和的心态像母亲一样，微笑着度过每一天的时光。



## 诗与画

流冰/文图

楼房 崭新的  
墙壁 崭新的  
乡下的生活  
也是崭新的

煤油灯仍在  
手电筒仍有余温  
记忆里的黑  
不是今天的黑  
记忆里的光  
也不是今天的光  
.....

## 散文

## 我的音乐之缘

姜承勋

小时候，我爱看戏，听曲，欣赏拉琴。只要听说哪里有唱小戏的，我必去看顶台戏，艺人不谢幕，我不离场。铁匠铺里有个青年铁匠叫杨秀本，街坊四邻都喜欢叫他走的外号“杨拐头”，他年长我十多岁，论辈份，他叫我四表叔。他不仅会打铁，还会拉胡琴，一把高胡在手，专拉“推剧”。“推剧”四句唱曲，加上引曲、过门曲，他拉得滚瓜烂熟，琴声清脆悦耳、悠扬动听，我十分欣赏。每当放学回家路上，听到他的琴声，就像一块磁石，引我转向去到铁匠铺，站在走廊上，专注地听他拉琴，秀本每次见我我都会挤眉弄眼向我示好。他一遍又一遍地拉，我一遍又一遍地听，我打开大脑中的录音机默默地录记，有时，我还会跟着琴声节奏哼唱，真可谓听曲忘食，如痴如迷。

1956年，我考取叶集中学。叶集镇东街有座鱼鼓庙，庙门前有片开阔地，那里是叶集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广场。打花棍玩猴的，说大鼓书的，玩耍耍杂技的都会在那里落脚演艺。镇上有个中年盲人张瞎子，每天下午在广场上说唱历史古典故事，他的“粉丝”有数千人。他坐在广场上说唱，一把中胡放在左腿上，左手拨弦，右手拉弓，右腿捆个打板，拉琴时点动脚眼带动打板为演唱打拍

子。像“推剧”一样四句一循环，每唱一段歌词，停下音乐，道白故事情节，向观众阐述故事情节中的地理环境、人物变化、心理活动等，很吸引人。特别是四句琴调别具一格，悦耳动听。每逢周日下午，我独自一人去那文化广场，站在场外，专听张先生的琴调，同样会打开我的大脑录音器录制，那场景、那琴调永记脑海里。

中学的音乐课与小学相比，那是天壤之别。中学音乐课老师陈汝深，年轻英俊，举止文雅，他毕业于音乐专科学校，他的歌喉浑厚，会弹奏脚踏风琴。音乐课堂上，他用风琴的标准音带领同学们练首音，从1到1，再从1到1顺序练。还用间跳音符练，如哆、咪、梭；梭、咪、哆；来、法、拉；拉、法、来等。对课本上的一条条乐理常识，他详细讲解并用琴音示范。每堂音乐课我都认真听，认真记，认真研读，课外我自觉地复习，我渐渐地懂得了什么是全音符、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什么是四二拍、四四拍、八六拍；什么是渐强、渐弱、加重、换气音符；我还掌握了切分音、休止符的运用等。一学期下来，一只新歌我哼几遍就会唱。

第一学期期末考试，陈老师按照典名册从前到后点名同

## 短诗荟萃

我的幸福  
木子

一首老歌  
像是在这个黑夜里  
漂着的枯叶  
渺小的沙子发现了光

天空每一片云  
都像儿时发出的呼喊  
斑駁陆离

仿佛，我在漩涡里漂浮下沉  
那些还没有偿还的债  
一世都没有捋清的乱麻  
已远离了音符  
归于素心

大别山之恋  
许之格

来到这里，你就会爱上江湖  
绿林、清风、闲鹤  
大雾缭绕的万重山  
听，谁在风中吟唱  
——大别山的歌谣

我爱大山氧气中的负离子  
说话不用戴口罩  
也爱春寒料峭，风雨莫测  
的天气

古藤、枝蔓、石阶  
小桥流水人家

世事喧嚣  
我必须学会重新做人  
做一回李太白或者陶渊明  
自说自话，在杜鹃岭上写  
回忆录

在石缝中筑个巢  
种上蒲公英、风铃草、菖蒲  
让无家可归的种子  
长在我的屋檐下

我爱的人，赠他春风  
爱我的人，我赠他明月

麦芒  
温雄珍

被割倒的草，枯萎的清香  
石头、泥土，原来是这样的  
十天前我来过这里

起伏的狗尾巴草，它们蓬松自由  
萤火虫有隐匿的线条

小女孩在奔跑  
年轻的妈妈快跟不上地了  
格格的笑声，展开  
又藏进村庄烟色

荡向山岗，遍布嫩绿的箭矢  
又荡回今晚，  
我们站立的地方

喜欢的模样  
刘锐

每一朵花儿  
都是天使  
于孤寂中低吟浅唱  
用心装点着自己的诗行

每一片绿叶  
都属于阳光  
以站立姿态倔强生长  
芬芳中散发出金色的光芒

花儿与绿叶  
如并肩依偎的情侶  
在清香的风中  
妥帖着欢喜心

此时的光阴  
明媚安然，不染尘埃  
是我喜欢的模样

## 白马尖文学

本版责任编辑：流冰

邮箱：543385541@qq.com